

(齒丹)

韓紫石穿濕布衫

(炯炯)

、重 四、到 集面 定能 確

(關濟)

(雲塞)

顧忍律師葺之費一廉君來館、代爲查天影老板聲稱、查君近來手頭爲寬裕、並未拖欠柴米日妙麵等店賬、更無將妻夫生之處、實與前店四與查之夫妻生之處一節、查與實不符、申謂更正等因前來、准此該文中所記之查三、當應另一查三、而非查天影之查三矣、相應更正、

的江蘇、實在禁不起一箱一黃兩

半月前，忽傳蘇州名妓吟香，即雅姦吟香，有一謠面之緣，一握手之雅，以挽之，載之蘼艸，亦可謂善市駿死，不但未死，且豐腴軟昔猶勝，爲之歎歎太息，及出門，即遇吟香，汝局洋兩圍，得無不追索耶。吟香，蓋吟香之死耗，頗聞爲一種空靈，前秋風，明歲將張艸輓於金，昨日死，以後種種，譬如今日生也。佳話矣，（附錄生戰吟香一聯）

惆悵多情三副轉，臨臨獨笑。

以挽之、載之彙報、亦可謂善市駿
死、不但未死、且豐腴較昔猶勝、

汝局洋兩圓、得無水追索耶、吟、蓋吟香之死耗、頗開爲一種空靈、
捐同秋扇、明歲將重張、艷轍於金、
昨日死、以後種種、譬如今日生也、
佳話矣、（附錄生執吟香一聯）
惆悵多情。三副輓聯說獨笑。

(雪寒)

陳一楊，見捕於高檢廳之法醫。出，適王召雲、久不至，王怒飛，不肯未定也。王憐之，又下見于，含聲指責外，不得任意查烟，奉省黑籍，人固不勝數典忘祖也。雲與王五六日，王擬暫別宮居之，龍羅二君深之力事遂夥，王省長時已甚畏其甚矣，吳儼意意在納諫，雲亦與

三
言
劫

(神聊)

有技師者，以土木繪圖、服務於某工巡捐局，頗能自給，縣年矣，獲一女友，小字曰琴，喜向負，策亦著許，鼎是甚相得。

(覺 今)

筆許乃函局長許、痛斥技師許、局長許得書、亟免技師許、技師許辭職、奔走許處、苦不得法、雖脫後局、長許遂逃、而技師許亦離職矣。

修莫能復、會罕有朋友、與技師許、力為推引、而戰後求業、終無急效、技師許在捐局時、積資得地、爰登報求售、惟地在地、青島不易開闢、生豬牧場、頗明、所見仍在花下、豈吾生美、明、所見仍在花下、豈吾生美、本報如獲得、當印讀讀者、並示警、所應絕命書、鎮遠派世務。

兩百午、主筆與局長、

旋亦解約、惟王重爲、而爲忽之、猶悔、爲既沉淪、難高價索、機、終日矣、錢四者、十年前、識、地下、極致風聲、壬戌、從鎮威軍

名滿中華

線云、(天鳳)
念六日下午二時許、又一查三公
順、忽來一老蟹、自稱爲本屋主母、
盤据不去、聲言主人曾用去其二千

餘金，立有親筆借據爲證，今以年老色衰，窮無所依，特來坐索，如不將此款歸還，誓不他適云云。時主人方築債台於北京路某里，屋中僅餘一僕守戶，老嫗曉至二點鐘之久，於

記張寒畹

余沈壽字雪君，張憲忽爲之易字曰寒中年時，曾別署曰宦，頗聞張寒畹人見無錫老妓王巧珠船上，有署名曰述，均去余氏錢之姓，而稱之曰述。余冰玉君處，更有張憲親筆致余冰

影照片，留付捷工照攝字片

矣、

雪君賢弟

塞

人之美，則稱之曰雪君夫人、或以爲是雪君所長（張寒等對之，卽作是）雪君女士、乃張寒則稱之曰賢弟。怪謬之奇想，意者張寒與余沈書哥哥，然而未聞有此結義也。以後校長、均可呼之爲賢弟，此乃民國時，鳴呼張四先生，何其一醜至此。

凝就凝住了老八個得較輕了中噴嚏的發了笑着說道，倒言未畢，秋香把吟香揀在自椅上坐下，說：「快來，翻手腕，就帶上我的衣服，趁秀

輕輕的點着一下，這點兒勤，霞的衣，趁秀

要娶我跌下去，左腳

第三十三集
（二百〇六）
房山

第三十三集
(一百〇六)
房山六漱
凝，就凝住了。
老八甌得較艱
中噴噴的贊了

要仰跌下去，左腳輕輕的點着一下，了這點兒勁，霍的來，一翻手腕，就帶香的衣服，趁勢一